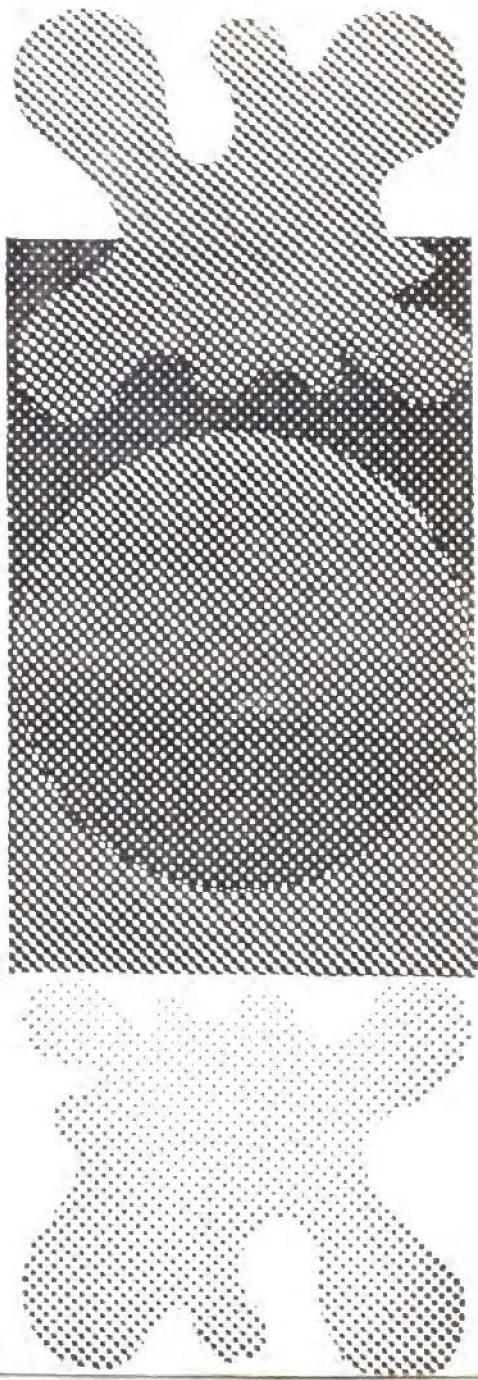




人 心 中 的 历 史



人 心 中 的 历 史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

刘 永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叶 勇
特约审稿：王小强
封面设计：戴士和
封面图：施本铭
插 图：戴士和
装 帧：盛寄萍



人心中的历史

刘 超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12.5插页5 字数 200千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022-7/C·14

统一书号：17118·168 印数：1—105000 册

定价：2.20 元

编 者 献 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前　　言

历史这个词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人类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指的是人类的全部过去；另一方面，历史指的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和思考。这两方面，前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本体，后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认识，当这种认识活动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认识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与历史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历史理论也可分为两个方面：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和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一方面，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人怎样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人对历史的认识要通过语言特别是文字表述出来，所以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则可以归结为人怎样写历史这样一个问题。人怎样创造历史和怎样写历史就是历史理论所要探讨的两个课题。

对这两个课题的探讨，使历史理论具有两种实践功能。通过回答人怎样创造历史，历史理论可以指导人们具体地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而通过回答人怎样写历史，历史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对历史认识或历史研究活动本身进行批判。比如，当我们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历史理论后，我们在具体认识和研究历史时，就会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再比如，当我们懂得了历史研究中史料考据的重要性时，我们就会自觉抵制过份玄想思辩的倾向，而注重经验实证，注重史料证据。当然，历史理论这两种功能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指导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

具体说来，人怎样创造历史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人类历史演变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历史是循环的、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历史发展有无规律？是否统一的？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意义何在？等等。而人怎样写历史则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及价值等等。一种历史理论并不一定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它必定要回答其中这一些或那一些问题。

历史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历史理论，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也会有不

同的历史理论。历史理论归根到底是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产物，当然，先后相继的历史理论之间又有着批判继承的关系，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本书所要介绍和讨论的是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所谓当代西方指的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所讨论的也是上面提到的两个课题，不过这种讨论产生了三个不同的部分：思辩的历史哲学、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自己提出的历史理论。这三部分分别是本书第二、第三和第四章的内容。这里有必要谈谈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的关系。应该说历史理论就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历史理论就是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历史认识。然而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语义上的，而且是历史造成的。我们知道，在很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是对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人事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也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近代以来，为了揭示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一些哲学家提出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历史，反对描述性历史的芜杂和琐细，于是产生了历史哲学。哲学家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很成功。他们提出的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确实不乏深刻精采之处，但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哲学家们

常常不惜阉割历史。这自然要遭到历史学家的抗议。十九世纪历史学的独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这之中产生的。到十九世纪后期，历史哲学受到了普遍的冷落，很少有人再去从事这种工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哲学再度复兴，并且产生了两个分支：思辩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所谓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近代出现的那种历史哲学，它讨论的是人怎样创造历史。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基本上是当代的产物，它所讨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怎样写历史？按理说，当代历史哲学的这两个分支已经把历史理论的两个课题都包括进去了，历史学家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只要在这两个分支内参加讨论或汲取其成果就行了。但是思辩的历史哲学由于染上了近代历史哲学那种过份主观玄想的痼疾，思辩色彩太强，事实上很难指导历史学家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自己提出一些理论来指导研究。与此不同，分析的历史哲学运用当代分析哲学的那种逻辑语义方法来研究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却获得相当的成功，它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讨论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价值等等，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这样，在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对历史研究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和

历史学家为回答人怎样创造历史而提出的一些理论。这并不是说思辩的历史哲学毫无意义，事实上，思辩的历史哲学在当代西方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尽管它对历史学家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没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我们并没有说过，历史理论只能用于指导历史学家从事研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帮助公众去认识历史，不也同样应该是历史理论的本份吗？在这一方面，思辩的历史哲学自有其功绩和意义所在。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是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产物。本书在介绍和讨论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时将努力把其放到当代西方的现实背景中去进行。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当代以前的历史理论又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有必要理出西方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概脉络。这就是本书第一章的内容。

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①历史学家可能会从这句话中感到恭维，受到鼓舞。不过，切莫受宠若惊。政治家口中的这句话很可能脱胎于他同时代的一句历史学家的一句话。这位历史学家说，制造

^① 这是当代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转引自尼克松：《领导者》一书。

历史的唯一办法就是写历史。历史学家说这句话决不是自夸或自负，而是在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历史分为本体和认识两个方面。历史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可改变，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丰富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从本体的角度言，历史是客观的，它是一种独立的和外在的东西，不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对历史，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增损它的分毫。但从认识的角度言，历史又是主观的，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怎样，取决于人对它的记忆和思考，同样一部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人对其会有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看法。应该说，认识历史就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体，不幸的是，人类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人所知道的历史始终只是某时某地他所能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是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虽然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了解和认识历史，但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认识历史始终只是一部分专业研究者即历史学家的任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历史的认识主要就是由历史学家通过他们的研究来提供的。正是基于以上事实，那位历史学家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

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①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去制造历史，恰恰相反，它加重了历史学家的责任。人之所以要认识历史，并不纯粹出于好奇，人之所以要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现实是历史造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现实状况的说明，这种认识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现实活动，并通过现实进而影响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之大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历史学家应该珍视自己的特权，克尽自己的职守。当然，认识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每一个关心现实和未来变化的人都会对认识历史发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不仅如此，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必然会影响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向。本书的写作不敢说是为历史学家提供什么参考，倒是真诚地希望它能给关心历史，对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有兴趣的广大青年朋友一点帮助。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果我们抱着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态度，而不是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那种所谓批判来对待它的话，我们是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的。

^①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页。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四年出版

- 人的发现 李平畔著
-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李宝恒译
- 激动人心的年代 李醒民著
-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道·霍夫斯塔特原著 乐秀成编译
-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根据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编译 灌 耕编译
- 现实与选择 朱嘉明 吕 政著
- 经济控制论 何维凌 邓英淘编著
- 探险与世界 于有彬编著
- 看不见的手 杨君昌编著
- 语言学与现代科学 陈明远编著
-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金观涛著
-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刘青峰著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五年出版

- 人的现代化**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 殷陆君编译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汪家溶编著
没有极限的增长 朱利安·林肯·西蒙原著
黄江南 朱嘉明编译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金观涛 唐若昕著
在国际舞台上 陈汉文编著
昨天 今天 明天 邓正来编著
摇篮与墓地 陈越光 陈小雅著
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著
第三次数学危机 胡作立著
凯恩斯革命 杨君昌编著
艺术魅力的探寻 林兴宅编著
西方文官系统
杨百揆 陈子明 陈兆钢 李盛平 翟晓非著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变化 邓英淘 何维凌编著
新的综合 [美]爱德华·奥尔本·威尔逊著
李昆峰编译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六年出版

富饶的贫困	王小强 白南风著
定量社会学	郭治安 姜 璐 沈小峰编译
儒家文化的困境	萧功秦著
系统思想	〔美〕小拉尔夫·弗·迈尔斯主编 杨志信 葛明浩译
日本为什么“成功”	〔日〕森岛通夫著 胡国成译
悲壮的衰落	金观涛 王军衔著
弗洛伊德著作选	约翰·里克曼编 贺明明译
西方的丑学	刘 东著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美〕R·K·默顿著 范岱年 吴 忠 蒋效东译
画布上的创造	戴士和著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 刘 伟 刘 丽 姜铁军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黄晓京 彭 强译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宋德生著
增长、短缺与效率	〔匈〕亚诺什·科尔内原著 崔之元 钱铭今译



走向未来丛书

一九八七年出版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钱乘旦 陈意新著
竞争中的合作	陈汉文编著
计量历史学	〔苏〕科瓦尔琴科主编 闻一肖吟译
哲学的还原	麦克斯韦·约翰·查尔斯沃斯著 田晓春译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著
人的创世纪	张猛 顾昕 张继宗编著
社会研究方法	〔美〕艾尔·巴比著 李银河译
发展社会学	胡格韦尔特著 白桦 丁一凡编译
上帝怎样掷骰子	陈克艰著
空寂的神殿	谢选骏著
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凡著
以权力制约权力	朱光磊著
整体的哲学	金观涛著
人体文化	谢长葛 岩著
人心中的历史	刘昶著
探寻新的模式	罗首初 万解秋著
发展的主题	周其仁 杜鹰 邱继成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肯尼思·阿罗著 陈志武 崔之元译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英〕查·帕·斯诺著 陈恒六 刘兵译
马克斯·韦伯	〔英〕弗兰克·帕金著 刘东 谢维和译